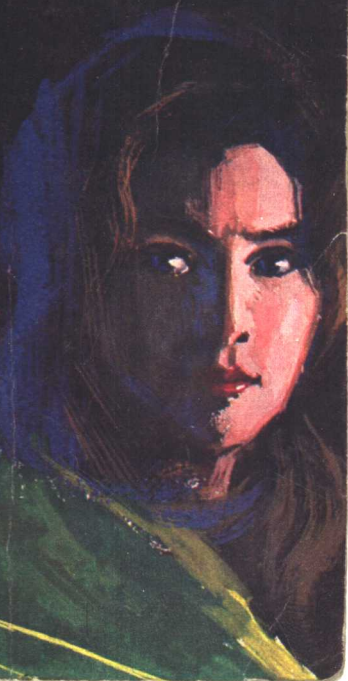


XIANGGANG LAIK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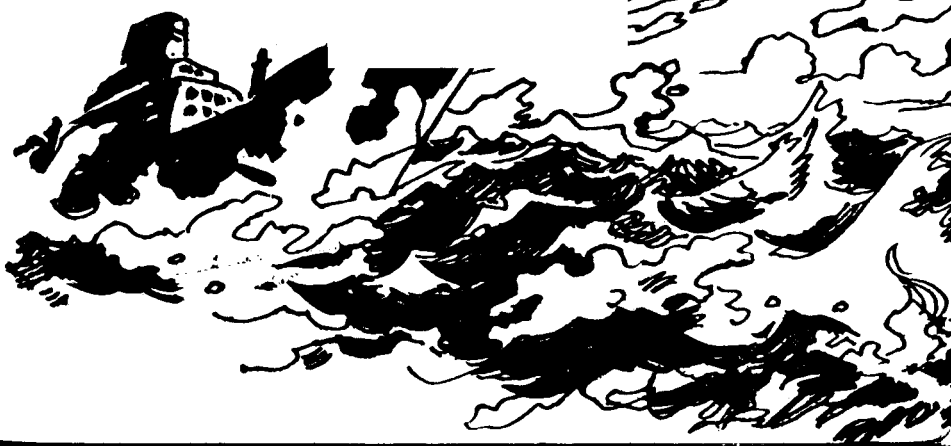
香港来客

图书馆

I247.5
322

香港来客

花城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打击经济领域和刑事犯罪活动的中篇小说集。

从这本集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港澳和海外的走私分子，怎样挖空心思和我们内部的不法分子勾结在一起，进行猖狂的走私犯罪活动；被金钱扭曲了灵魂的资产阶级贵妇人，为了侵吞财产，借旅游回到内地谋杀亲夫；我们队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在新的形势下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进攻，贪污受贿，走私贩私，利令智昏……作品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朴实生动的语言文字，真实地披露了新时期生活中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阴暗面。同时，又满腔热情地歌颂了与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进行坚决斗争的共产党员和公、检、法干部，刻画了他们大智大勇，在金钱面前不动心，在权势面前不屈服，对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忠心耿耿的高尚品质。揭示了正必压邪、光明必战胜黑暗，社会主义必定战胜资本主义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作者们生活在经济特区，所选的创作题材，或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有较浓郁的特区和海边防生活气息。

H1G16/07

目 录

香港来客.....	郑逸夫 周洪方 (1)
围埔澳海湾.....	袁和平 (46)
“联合公司”之谜	曲 夫 (126)
毒贩子落网记.....	郑逸夫 周洪方 (208)

香 港 来 客

郑逸夫 周洪方

静谧的早晨，山峦上笼罩着茫茫的云雾。座落在半山腰的云山宾馆，正忙碌地打扫卫生。云山是广州市郊的一个游览胜地，吸引着成千上万从海外、港澳来的旅游者。就在这个时候，相距宾馆不到三百米的一个丛林里，发现一具男性尸体……半个小时后，公安侦察员梁振中和法医匆匆地赶到现场勘查。

“陈经理，死者是怎样发现的？”梁振中问道。

“一个清洁工人打扫落叶时看见的。他以为死者喝醉酒躺在那里睡觉，想把他推醒，背回宾馆去。没想到，这个男人体温还有点暖，可是四肢已经僵硬了……”宾馆陈经理说，“于是我立刻向你们报告。”

现场的地点虽靠近宾馆，但却十分隐蔽：密密的树林，

象一床绿色的帷罩，哪怕站在宾馆的阳台上，也看不清树下的行藏形迹。

死者是仰卧在地上，两脚弯曲，脸部的表情安详，好象是静静地睡着了。他穿一身挺时髦的衣服，别着一颗金纽扣，皮鞋漆亮，显然是个香港来的游客。梁振中马上进行现场拍照，详细地观察了四周一圈，没有发现互相搏斗的痕迹，地上脚印很多很乱，辨认不出哪个是死者的，哪个是游客的。每天来这里的游客很多，而且遍地是落叶，留下的脚印也不明显。

法医经过初步验尸，认为死者全身没有发现伤痕，也没有食物中毒的迹象，很可能是心肌梗塞病变死的。但他又模棱两可地说：“当然，不排除他杀的可能，要解剖检验才能得出结论。”

梁振中亲自检验一遍尸体，确无明显的异常伤痕，只是在死者的颈后发现一个微小的红点，象针口一样，这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但这不能作为是他杀还是病亡的依据。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死者手上戴的劳力士牌手表和口袋里三百多元外汇兑换券，原封不动。梁振中也一时觉得难以下结论，只好说：“立即进行解剖检验吧。”

法医把尸体运走了。梁振中和陈经理回到宾馆经理办公室。他要进一步了解案件发生经过和死者的情况。

死者刘守德，是香港永利贸易公司经理，五十岁，偕同妻子和三个朋友回穗观光，于昨天傍晚来到云山宾馆，住在靠山的南楼102号房间。

“清洁工人发现尸体是在几点钟？”梁振中问陈经理。

“七点五十分。”

“那么，有谁看到刘守德是在几点钟离开宾馆出去的？”

“据值班服务员小赵反映：是在七点零五分离开宾馆的。”

“准确吗？”

“准确，因为交接班时间是在七点钟，服务员刚接班，就见死者走出去了。”

“这么说，刘守德的死亡时间应该是七点零五分——五十分之间，仅仅是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发生的事情。”

“我想是这样。”

梁振中知道陈经理不可能再提供更多的情况了，于是，他翻阅着旅客登记表，作了扼要的记录：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关系
李 莉	女	25岁	家务	刘妻
郭有祥	男	34岁	工人	永利公司雇员
马 文	男	31岁	经纪	刘的朋友
包可治	男	52岁	医生	刘的朋友

阅毕，梁振中对陈经理说：“请你通知他们到这里来，我要向他们宣布案情。”

在经理办公室的窗外，绿树象被春雨刚洗过一样，叶子发出银亮的光彩。浓雾缓缓地移动着，扩散着，太阳快出来了。这时候，宾馆里很安静，大部分旅客都登山游览去了，

留下的正在餐厅里喝早茶。服务员小赵走进餐厅，通知了四个正在谈天说地的旅客，请他们到经理室一趟。有要事相告。

不一会，这四个人走进经理办公室，围成一圈坐着，流露出疑惑、惊诧的目光，互相用眼色询问，又互相摇头作答。

包可治憋不住了，不满地嘀咕着，鼓着那双水泡似的眼睛说：“怎么还不见刘经理来？看来上不成山了，真是一出门就撞上邪！”

马文瞟了李莉一眼，说：“是呵，真遗憾，哪怕能看上一眼日出的奇景，也不枉回来一游呵！”

郭有祥露出谄媚的笑容，打圆场地说：“各位不必着急，刘经理是会及时赶来跟我们一起上山的。他知道，我们下午要搭星湖轮回香港。”

李莉低着头沉默不语，往嘴唇上涂抹着口红。

陈经理见人已到齐，便宣布说：

“现在请公安局的梁同志向大家宣布一件事。”

梁振中站起来庄重地说：

“刘太太，诸位先生们，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十分意外的事：今早七点钟左右，在附近的一个树林里，发现了刘守德先生的尸体，死因不明，我们正在调查……”

梁振中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他扫了一眼在坐的四个人的表情，看看他们对这不幸的噩耗有什么反映。

李莉立刻反弹似地跳起来，眼泪不由自主地簌簌掉下，

泪水把脸上的脂粉涂污了。她嚎啕大哭起来，颤抖的声音里充满着悲哀，看样子，丈夫的死亡给她带来了莫大的哀痛。

郭有祥惊讶地张着嘴巴；马文狠狠地咬着嘴唇；包可治却沉郁地眯着水泡眼……他们都一言不发，隐隐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李莉哭了一阵，悲切地喊道：“我要去看看我丈夫的遗体。难道他……”

梁振中说：“死者的尸体已运回广州检验。刘太太，你放心，政府一定要把案情弄个水落石出的。”他接着宣布：“在案子未查明之前，请各位委屈一下，暂停游览，留在宾馆候讯。”

“要留多长时间？”马文说，“我们做生意的，耽误一天，损失很大，希望政府多照顾。”

“作为我们的愿望来说，一天也不愿意耽搁你们。”梁振中说。

包可治沉郁地问道：“请你明确答复，要我们留下多少天？”

“按照法律规定是三天。”

“过期自便，是吗？”

“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梁振中斩钉截铁地说。

李莉大声咋呼地说：“难道不能一天之内把死因搞清楚吗？”

郭有祥却打着圆场，谄媚地说：“我们要相信政府。三天一眨眼就过去了，既来之则安之，香港是个疲劳世界，想不

到会在这里享几天清福！”

最后梁振中说：“当然，在调查过程中，还要请大家大力协助。”

这四个人离开经理室后，电话铃响了，是刑警队长邓彬打来的电话，邀梁振中和陈经理一起到山下的派出所商量侦破工作。

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邓彬把解剖检验的结果告诉梁振中和陈经理：死者是被人用毒针刺中脉穴，中毒而死的，脖子后面那个红点就是伤口。

“凶手伪装得很巧妙，差点给蒙混过关了。奇怪的是，凶手是从哪里来的呢？现场周围我已详细看过，找不到可疑的痕迹。”梁振中自言自语地说。

“我请你们来就是研究这个问题，”邓彬说，“死者身上的财物并没有丢失，说明不是本地的刑事犯罪分子为了谋财而作案的……”

“会不会是住在宾馆的其他旅客干的？”陈经理提出了疑问。

邓彬笑着走过来，拍拍陈经理的肩膊说：

“其他旅客与刘守德素不相识，现场的情况说明它不是为了谋财害命，但任何一宗谋杀案都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而且作案工具是用一枚毒针，看来是有预谋的，不象是偶遇行凶。”

“难道是死者的同行人的干的？不过，现在就作出判断，

还嫌根据不足。”梁振中因为对已掌握的情况还来不及作系统分析，所以在判断时感到把握不大。

陈经理听梁振中这样一说，话就多了，端出自己的看法来：“老梁的分析有理，我看这四个人的表现就是不正常，刘太太和马文眉来眼去，关系可疑。包可治沉默寡言，象是作贼心虚，而且急着要走。郭有祥表现恐慌，那副阿谀奉承的样子真叫人作呕……”

“陈经理，照你这样看，他们都是杀人凶手吗？”梁振中哑然一笑。

“除了刘太太一个，不在嫌疑之内，是吗？”邓彬亦插嘴问道。

这下又把陈经理窘住了：“我，我可还没有仔细去想……”

邓彬朝着梁振中说：“老梁，你还嫌根据不足吗？在你们写的现场勘查记录里，还可以找到更重要的根据。”邓彬翻开勘查记录继续说：“死者脸部的表情安详，好象躺在床上睡着了……尸体周围没有发现互相搏斗的痕迹。请你设想一下，当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突然向你行凶的时候，你脸部的表情能这样安详吗？当对方要向你下毒手的时候，你能不反抗一下吗？哪怕是呼救、逃走……这就说明凶手是死者的熟人，而且是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具备这样条件的人，除了死者的同行人之外，还有谁呢？”

梁振中和陈经理对邓彬的逻辑推理，对案情作出如此合乎情理的分析和判断，打心里折服。梁振中说：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在这四个人中，谁是凶手呢？”

这真是一宗特殊的对象、特殊的环境的案件呵！”

“是呀！这些家伙偏偏要进我们境内犯罪，真是来找麻烦！”陈经理很气愤地说。

“自从广州对外开放以后，香港的刑事犯罪活动也逐渐扩大到我们境内来了，这是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我们是要认真对付的。香港的罪犯误认为我们的侦察技术落后，容易甩手，所以甚嚣尘上。我们一定要及时破获这宗案件，狠狠地打击他们！”

“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困难，只有三天的期限，到时破不了，凶手就得溜走了，”梁振中有点信心不足。

“那你准备怎样把凶手找出来呢？”邓彬问道。

“现在我脑子里还是一团乱麻，茫无头绪，”梁振中边说边摇头，因为他对侦破这宗案件还没有明确的计划。

“我想，对于这种特殊的凶杀案，由于不可能去香港调查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那就只能用特殊的、更加巧妙的方法来进行侦查……”

邓彬把椅子挪过来，三个人紧凑在一块，研究一个特殊的破案计划……

马文、包可治和郭有祥三个人离开经理办公室后，立即回到106号房间里。郭有祥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暗中观察着包可治的动静；包可治半躺在床上，表情沉郁，眯缝着那双水泡眼盯住马文；马文却若无其事地拿着电推子，挺惬意地推着胡子。昨晚上，他们还在刘守德房里打

了几圈桥牌，嘻嘻哈哈，非常融洽和谐；现在，刘守德一死，这种和谐气氛，一下子被破坏了，他们各自猜疑，互不信任，当然更多的是不断地抱怨要在云山宾馆逗留三天，不能出外游览。

“我昨天才写信回香港，嘱咐老婆炖一盅猪脚筋，以形补形，跑了几天，腿也跑得抽筋啦，回去是要好好补一补，”郭有祥终于憋不住叹息着说，“可是，看样子，我不能如期归家了，要叫老婆担惊受怕了。”

马文应嘴说：“男儿志在四方，多留几天怕什么。刚才你不是说过，难得在这里享受几天清福吗？”

“撞鬼，”郭有祥说，“谁象你这般风流！”

这时，李莉走进门来，娇声娇气地对着马文说：“亚马，我一个人在房里闷得慌，我们出去散散心，好吗？”

马文顿时一脸生光地说：“我一定奉陪。”

说完，他急忙与李莉走出房间。

包可治起来猛然地把门关上，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家伙，这下可称心如意了。”

郭有祥连吸了两口烟，凝望着包可治的身背，心想：他沉不住气了，也许，再过一天，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良心会叫他后悔莫及的……忽然，包可治转过怒气冲冲的脸来，朝郭有祥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郭有祥连忙打开一瓶可口可乐，恭恭敬敬地递过去：

“包医生，何必这样怄气，各有所好嘛，随他去吧！”

包可治却悻悻地说：“有祥，你是个正经人，不要跟这种

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有你老兄在身边，我……”郭有祥突然感到悚然不安起来，说话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又尖又细，仿佛他的话音是从玻璃缝里挤出来似的。

梁振中向陈经理要了一间空房做临时询问室。陈经理已派人把它布置了一番：一套西式时髦沙发、茶几上摆着一瓶塑料花，一个餐柜里，摆着茶烟糖果。在这里接待询问者，如同会客一样亲切（不管谁是凶手，在没有查出来之前，港澳同胞就是客人），这是经过梁振中精心设计的。

第一个被询问的是李莉。这位太太忸怩作态，模样俏丽，身材苗条，皮肤白皙，娇滴滴的，穿着一身时款的“柔姿装”，打扮得婀娜风骚，但又流露出一种引人悲戚的样子。她走进来后，打量一下身穿整齐民警制服、一脸严肃地坐着的梁振中，心里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请坐。”梁振中用手指指沙发说。

“谢谢。”

梁振中说话和气，待人有礼，别看他一脸严肃，倒也不象个“煞星”，李莉的紧张心情才稍微轻松下来。

“我们希望你如实反映情况，协助政府查清案情的真相。”

“我乐意效劳。”

“今天早上你丈夫是几点钟离开宾馆的？”

“我们六点钟起床，他洗完脸就走出去散步，大概是在七点钟左右。”

“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出去？”

“我上洗手间去了。”

“你几点钟进洗手间？在里面呆了多久？”

李莉的脸忽地绯红了，迟迟疑疑不作回答。末后，她才娇声嗲气地说：“上洗手间的事也要讲清楚吗？”

“是的。”

“有这个必要吗？”

“有这个必要。”梁振中斩钉截铁地说。

“我大约是在七点十分上洗手间，在里面呆了二十多分钟。唉！女人的事挺麻烦的，所以在里面呆久了一点……”李莉羞答答地说，“我离开洗手间便上餐厅等我丈夫回来一起吃早餐，可万万没想到，他一去不复返了，我落得孤单一个……”李莉说到这里哭泣起来。

“请你回忆一下，你们从香港回广州后，有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梁振中继续询问。

“有那么一次。我们在广州东湖游览的时候，郭有祥跟我丈夫借三千元港币，说是上友谊商店买一部彩色电视机送给亲戚。我丈夫没借给他，两人还吵了一架。”

“这么说，你丈夫和郭有祥之间存有矛盾罗。”

“本来，郭有祥是我丈夫雇用的一个工人，这次带他回穗，是想在路上要他照顾我们，生活上方便一些。平时这个人唯唯诺诺，还算听使唤，谁知这次他却一反常态。”

“你丈夫对郭有祥一定很不满了。”

“是的，我丈夫曾对我说过，准备回香港后请郭有祥‘吃

无情鸡’（即解雇）呢……”

“郭有祥有没有意识到？”

“不知道，我只是跟马文说过。”

“你跟马文倒是很熟落。”

“我们是老相识了，他老是缠住我，唉！……”李莉随即叹了口气。

第二个被询问的是郭有祥。

他是个矮矮胖胖的中年人，笨手笨脚，但圆脸上却明显地现出一副阿谀谄媚、曲意逢承的笑容。他走进门，就将门撞了一下，袖子被门上锁牌钩着，“咿”的一声，裂开一个口。他有点沮丧，茫然失措。这一切，给梁振中的脑海里留下一个作贼心虚的印象。他的脸沉了沉，说：

“请坐。”

“谢谢。”

“你能告诉我今天早上你的活动情况吗？”

“我七点钟起床，跟马文一起上餐厅喝早茶，什么地方也没去过。”

“你到餐厅之前，有没有见到刘经理夫妇？”

“没有。”

“听说你跟刘经理吵过架？……”梁振中单刀直入地问，态度是严峻的。

“不错。”郭有祥一点也不否认，并且从口气听来，他仍在生气哩，“我们差点打起来，好在几个朋友劝解，要不然，

我当天就坐火车回香港呢。”

梁振中接着问：“请把你们吵架的原因和结果详细谈一谈。”

郭有祥接连抽了两根三个五牌香烟。他抽得很猛，烟从他的鼻孔喷出来，就象两根烟柱。梁振中在捉摸着对方的心理活动，他的眼睛不时地落在郭有祥的手指，夹烟的手缝被烟熏得黄蜡蜡的。他觉得这个人烟抽得这样猛，正是暴露出内心恐慌、空虚的精神状态。

抽了一会烟后，郭有祥才说：“事情是这样的：刘经理带来了十万元外汇支票，身上还带着三万多元港币，我……”

“我插一句，刘经理带十万元回来作什么用途？”梁振中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于是追问一句，看是否对破案有帮助。

“是这样的，刘经理原先打算在东湖新村购置一个套间，送老太太回广州养老。谁知回来一打听，东湖新村还未公开征购，带来的钱暂时用不上。”

“请往下谈。”

“我看刘经理手上有余钱，于是就向他借三千元港币，打算上友谊商店买一部14吋彩色电视机，送给我多年不见的姑母，可是刘经理不肯借……”谈到这里，郭有祥还有点余怒。

“他为什么不肯借钱给你？”

“有钱人的心里是怎样想的，我不知道。这个人花钱很大方，这次我们进来，全部费用由他包了，可就是从不肯借钱给人家，除非有恩于他的人……”

“不借就算了，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吵呢？”